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20年2月24日至3月20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文化权利维护者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的目的是提高对文化权利维护者——根据国际标准捍卫文化权利的人权维护者——工作的认识，并促进对他们的关注和援助。报告概述了文化权利维护者从事的各种人权工作、他们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以及支持他们开展工作的国际法律框架，并就如何更好地支持和保护他们提出了具体建议。

* 本文件向会议服务部门迟交，未根据大会第 53/208 B 号决议第 8 段的要求作出解释。



一. 引言

1. 文化权利维护者——根据国际标准捍卫文化权利的人权维护者——是人权维护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对于落实世界人权框架中文化权利这一不可或缺的要素至关重要。正如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2019 年在人权理事会上指出：“更多的人在大力疾呼，文化权利对于保护我们地球上信仰和习俗的多样性不可或缺，承认这些权利是维护多样性和我们共同的遗产的重要工具。”¹

2. 文化权利维护者捍卫的权利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部分。它们对人类经验至关重要，对落实其他人权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这些权利包括所有人不受歧视地参与文化生活权(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获得和享有文化遗产权)，以及艺术表达自由和科学自由的权利。尽管这些权利非常重要，而且具有规范性基础，但它们并非总是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不总是被视为与其他权利地位相同的人权。因此，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往往得不到充分承认，他们得不到充分支持，也得不到适当保护。这一点必须改变，必须承认文化权利和捍卫文化权利的人对人权框架及框架的充分落实具有重大意义。

3. 本报告的目的是提高对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的认识，以促进对他们的关注和援助。报告包括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定义；概述他们从事的各种人权工作；讨论他们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保护和促进他们工作的国际法律框架；以及为他们提供支持的具体建议。² 根据理事会关于文化权利任务授权的决议，报告强调了残疾和性别观点。³

4. 为编写本报告，特别报告员在德国法兰克福和纽约举行了专家会议。来自不同地区和专业领域的专家参加了会议。特别报告员感谢他们的投入，并赞赏“处境危险艺术家连线”在组织纽约会议方面作出的贡献。

二. 文化权利维护者：概述

5. 《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人权维护者宣言》)将人权维护者描述为促进有效消除对各民族和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切侵犯行为的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文化权利维护者是人权维护者的一个较大且内部多元化的组成部分。他们致力于消除对文化权利的侵犯，促进对这些权利的尊重、保护和实现，并可能专门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根据《宣言》第 1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以国际人权标准为基础，他们有开展工作的权利。

¹ [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19-02-25/secretary-generals-remarks-the-human-rights-council-delivered-bilingual-scroll-down-for-all-english-version](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19-02-25/secretary-generals-remarks-the-human-rights-council-delivered-bilingual-scroll-down-for-all-english-version).

² 与以往的报告相同，此处提及的国家情况报告包括已由联合国机制和人员审议的案件、各国、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报告。

³ 例如，见理事会第 19/6 号决议。

6. 人权维护者是以他们的工作界定的。他们可以是和平促进人权，包括文化权利的任何个人或群体，包括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或在地方工作的个人。权利维护者可以是任何性别或年龄，来自世界任何地方，来自任何职业或其他背景。人权维护者不仅存在于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中；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是政府官员、公务员或私营部门成员。⁴ 文化机构本身也可能是文化权利维护者。

7. 文化权利维护者包括捍卫文化权利的专家、活动家和普通人。虽然今天尊重专门知识至关重要，但在界定文化工作时避免精英主义和承认对捍卫文化权利的广泛贡献也很重要。由于歧视，有些人无法获得专家认证所需的证书，例如妇女被剥夺教育机会的情况。

8. 文化权利维护者可以在文化权利的不同实质性领域开展工作，如科学自由或平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他们共同反映出广泛的文化生态系统的活力。他们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包括有些权利维护者：(a) 力求根据人权原则理解、保护和促进文化权利；(b) 力求通过宣传、教育和研究，努力保护在文化权利领域工作的个人和群体；(c) 努力确保所有人不受歧视地获得、参与、贡献和享受文化生活权；(d) 利用他们在艺术或文化领域的工作，从总体上捍卫人权(A/HRC/37/55)；(e) 努力保护广义上的享受、实践或发展文化的场所，并确保进入和享受这些场所的平等权利，包括公共空间和文化遗产场所；(f) 寻求采取行动结束有罪不罚现象，追究侵犯文化权利者的责任，并为文化权利受到侵犯的受害者提供补救；(g) 根据国际人权规范倡导或参与旨在促进享有文化权利和不歧视的文化变革进程；(h) 努力加强保护文化权利的政策；或者(i) 寻求机会，例如通过教育和交流，强调文化权利的重要性，包括特定群体文化权利的重要性，或者强调对这些权利的威胁。

9. 文化权利维护者与其他人权维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工作应被视为属于同一类别，同等重要。然而，承认他们自己的共性和具体需求至关重要，而这些共性和需求有时会受到忽视。此外，人权维护者的身份可能重叠。例如，一个人可能是土著人权维护者或妇女人权维护者，同时还是文化权利维护者，或者一个人可能在不同时间先后从事维护某一类人权的工作。

10. 本报告未创建新的类别。反之，报告明确命名、清晰查明了人权维护者当中一个现有的但往往被忽视的次级类别，并力求为此次级类别赋权和提升其形象，这符合秘书长关于以更加一致和全面的办法执行《人权维护者宣言》和填补对他们的保护空白的呼吁(A/73/230, 第 66 段)。虽然命名不是解决文化权利维护者面临的困难的万灵药，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仅带来一般收益，但它可作为应对挑战和筹集资源的一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任务是找到跨部门的合作途径，鼓励为从事这些权利工作的人提供资金和制定更好的支持和保护方案，并努力防止无意中消除这些权利。鉴于文化权利具有广泛性和特殊性，许多文化权利维护者从事的是被视为传统人权维护者空间或角色之外的工作。这可能使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更加难以对他们进行识别，但绝不会削弱他们作为人权维护者的地位。他们应该得到与其他人权维护者同等程度的关注和保护。

⁴ ohchr.org/EN/Issues/SRHRDefenders/Pages/Defender.aspx.

11. 许多人可能是文化权利维护者，或发挥着文化权利维护者的作用，但不一定用这些术语来描述自己。这些人包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档案工作者、艺术家、运动员、文化遗产专业人员和维护者、文化工作者、策展人和博物馆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历史学家、图书馆员、媒体制作人、公共空间维护者、科学家、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主管、作家、根据国际标准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人以及促进跨文化理解和对话的人。

12. 尊重个人界定自己工作的权利仍然非常重要，还应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担心因被贴上人权维护者的标签而受到进一步惩罚或污名化，或者他们可能更愿意不对自己进行界定。尽管如此，在另一些情况下，承认自己为文化权利维护者可能带来很大的附加值，包括获得资金、承认、保护和各种形式的支持。应明确征求相关人士的意见，并吸收他们加入参与性进程，根据他们自己的不同理解和需求，讨论这类标签或地位问题及其对他们的工作的影响。此外，某人是否是或能否成为文化权利维护者取决于其工作的客观性质，而不论官方的限制如何，例如，对哪些人被视为艺术家的限制(如：有些限制要求艺术家获得授权或官方承认，或必须是专业协会的成员)。

13. 文化权利维护者可以努力保护和促进特定群体，如土著人民；少数群体成员；妇女；残疾人；农民和农村人口；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青年或老年人；或难民和移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不受歧视地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

14. 妇女人权维护者捍卫妇女的文化权利，包括不受歧视地参与文化生活、不参与某些文化习俗或根据国际人权标准改变这些习俗的权利，以及平等进入文化场所，包括文化遗址的权利(A/HRC/34/56, 第 77 段)，这些人属于文化权利维护者。妇女文化权利维护者提倡对文化采取女权主义方法，提倡文化权利平等具有变革和赋权性质，并有助于实现其他人权(A/67/287, 第 5 段)。他们帮助妇女接受或拒绝特定的文化习俗和特征，并修订和(重新)谈判现有的传统、价值观或做法(A/67/287, 第 28 段)。妇女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加强了妇女平等参与、获得和促进文化生活的权利，从而推动在文化系统内实现性别正义。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的这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三条(c)项(保证妇女参与文化生活所有方面的权利)的一般性建议考虑了与文化权利任务负责人相关的工作，可以做出重大贡献。

15. 正如特别报告员强调，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有文化，而非仅仅是某些类别或处在某些地理位置的人(A/HRC/31/59, 第 8 段)。事实上，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所有人都拥有文化权利。由于殖民化、统治或排斥的历史，有些人的这些权利尤其受到威胁，对此类问题往往问责不足。

16. 文化权利对于土著人民争取人权，包括争取自决权和土地权至关重要。大会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中指出，土著人民有权实践和振兴其文化传统和习俗。土著语言是身份、归属和知识体系的来源，对土著文化的生存至关重要。⁵ 文化权利维护者往往是垂死语言，尤其是土著语言的守护者。⁶

⁵ Minnie Degawan, “Indigenous languages: knowledge and hope”, UNESCO Courier, Issue 1, 2019.

17. 文化权利维护者对于维护联合国《少数群体权利宣言》所保障的少数群体成员的文化权利也很重要。确保包容性的文化空间，为文化权利维护者提供充分保护，是尊重多样性的核心内容。

18. 并不是每一个基于文化(或宗教)争论的主张都会使提出主张的人成为文化权利维护者。《人权维护者宣言》明确指出，人权维护者必须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界定的人权普遍性，并按照国际人权规范行事。正如特别报告员强调，文化权利不等于文化相对主义。⁷ 这些权利不是侵犯其他人权的借口。它们不是歧视或暴力的正当理由，是牢牢植根于普遍人权框架中的权利。因此，那些否认某些人的权利，或挑战人权的普遍性，或倡导及实施国际标准所界定的侵犯人权、暴力或歧视的人，不是文化权利维护者。⁸ 文化权利维护者背后的核心理念是根据国际人权标准推进文化权利。不得滥用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标签，为破坏保护人权的行为打掩护，或将这类行为合法化。

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的实例

19. 文化权利维护者在所有地区和所有文化权利部门界定、主张和实现文化权利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报告员对他们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表示赞赏，这对特别报告员受权保护的权力至关重要。

20. 特别报告员尤其强调以下群体开展的重要工作：在文化遗产领域工作的文化权利维护者；⁹ 女性文化权利维护者；¹⁰ 艺术家和从总体上捍卫艺术自由的人(A/HRC/23/34)；以及参与社会工作的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A/HRC/37/55, 第 65 段)。各国和文化组织应考虑详细盘点在各自领域内正在开展的文化权利保护工作，因为对这项工作摸底、了解其贡献并找出剩余差距，可以促进对权利的保护并改善为文化权利维护者提供的支持。下文简要回顾了文化权利维护者为处理文化权利方面的任务所涵盖的一些问题开展的各类工作实例。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总体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了可在此覆盖的范围。

艺术表达自由

21. 已经开发了艺术家保护基金、网络和方案，以填补风险学者方案中的空白，并加强对实践和捍卫艺术表达自由权者的支持。前卫律师等许多组织正在开展艺术家权利受到侵犯案例的相关工作和记录工作。这类工作必须继续并扩大，纳入那些其工作根据文化权利和言论自由国际标准被认为有争议的人员。所有这些努力都至关重要，应得到致力于保护人权维护者的其他人权团体的支持和扩大，充分反映出此类案件的文化权利层面，以及文化权利维护者的特殊需求和工作。

⁶ Bérengère Sim, “Meet the women poets preserv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Mexico”, 9 August 2018. 可查阅 opendemocracy.net.

⁷ A/73/227, 第 11、14 和第 48-55 段。

⁸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⁹ A/71/317, 第 68-75 和 78 (k)-(o)段。

¹⁰ A/72/155, 第 37、98 (l)和(n)段；另见 A/67/287。

22. 为了突出那些在文化部门面临歧视或被忽视的人的贡献，并为讨论人权提供一个论坛，已组织了一些艺术活动。例如，2019 年 10 月，哈拉雷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泛非“妇女、葡萄酒和词语节”(“Women, Wine and Words Festival”)，这是津巴布韦首批独立剧院之一——公园剧院(Theatre in the Park)组织的第二次此类活动。这个节日聚集了来自 51 个非洲国家的女艺术家，进行关于妇女权利的表演、阅读和辩论。活动的目标是宣传非洲拥有的强大文化特征、共同遗产、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建设一个以人为本驱动发展的大陆。¹¹

语言权利

23. 中美洲和墨西哥土著妇女联盟(Alliance for Indigenous Wome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Mexico)的 Patricia Sánchez Santiago 通过讲故事和诗歌保护她的语言。¹² 女性文化权利维护者还努力实现性别包容的语言，例如确保法律和宪法不完全以阳性词性书写。例如，西班牙副首相卡门·卡尔沃在 2018 年主张国家宪法保持性别中立。¹³

残疾人的文化权利

24. 努力让残疾人融入和参与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是文化权利工作的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工作由各种非政府组织承担，如关注残疾妇女权利的巴勒斯坦希望之星协会(Stars of Hope Society)和捍卫残疾人人权，包括教育和公共交通方面的权利的以色列残疾人人权中心 Bizchut。¹⁴ 也有个人倡议者开展这类工作，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 Ukei Muratalieva，她成功地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并接受训练，成为一名轮椅舞者。¹⁵

25. 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是文化知识的中央宝库；让残疾人进入这些场所享受其文化权利至关重要。那些致力于促进残疾人平等文化权的人有时在这种文化机构工作，以促进残疾人的无障碍性和代表性。特别报告员赞赏地注意到，特别是在过去 20 年里，围绕艺术、文化和残疾问题出现了一个专门领域，相关组织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如澳大利亚倡导包容性艺术实践的维多利亚艺术通道(Arts Access Victoria)¹⁶ 和美国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艺术和残疾领导力交流活动(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Leadership Exchange in Arts and Disability)，该活动汇集了来自文化机构的专业人员，旨在促进无障碍的文化环境。这类机构还寻求通过理解残疾人的艺术和艺术表现，承认残疾人的创造潜力。特别报告员希望这些问题得到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文化权利组织和致力于残疾人权利的组织的进一步关注。

¹¹ Robert Tapfumaneyi, “Theatre in the Park hosts biggest pan-African Women, Wine and Words Festival”, *New Zimbabwe*, 19 October 2019.

¹² Bérengère Sim, “Meet the women poets preserv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Mexico”, 9 August 2018.

¹³ eldiario.es/politica/PSOE-llevara-igualdad-reforma-Constitucion_0_708679782.html.

¹⁴ untf.unwomen.org/en/news-and-events/stories/2018/07/new-funding-to-prevent-and-end-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with-disabilities.

¹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kei Muratalieva: don’t betray your dreams and yourself”, 11 October 2019. 可查阅 kg.undp.org. See also urgentactionfund.org/2017/12/give2courage-ukei-muratalieva/.

¹⁶ 例如，见“Art for Everybody: Approaches to Inclusive Practice”。可查阅 www.artsaccess.com.au。

性别和融入文化生活

26. 女性宗教领袖致力于将妇女充分纳入其信仰传统。例如，塔玛南达·比丘尼(Dhammananda Bhikkhuni)是上座部佛教第一位受戒剃度的现代泰国妇女，但她只能出国受戒。¹⁷ 她是泰国佛教女性僧侣挑战男性霸权运动的参与者。她在一首诗中解释说：“男权制的墙；等级制的墙；不公正的墙；我只是墙上的一道细小裂缝。很快将会有更多的裂缝，总有一天这墙会倒塌。”女性伊玛目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妇女清真寺，领导包容性的祈祷服务，在这些地方，男女在没有着装规范的情况下并肩祈祷，这也是一项积极的进展。¹⁸

27. 在墨西哥，“多样性、体育、性”组织(DIDSEEX)致力于发展更具包容性的体育文化。2019年6月，在该组织的努力下，第一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泛美运动会在墨西哥城举行。来自美洲各地的大约100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¹⁹

有害的文化习俗

28. 文化权利维护者努力改变构成有害习俗并且不符合当代对人权的理解的文化习俗。例如，尼泊尔的妇女文化权利维护者主张结束一项基于印度教解释的文化习俗，这种习俗基于经血不纯的观念，要求将经期妇女和女孩限制在户外棚舍睡觉，并禁止她们参加正常活动，该习俗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死亡。²⁰ 宣传努力的结果是，尼泊尔政府对任何强迫女性亲属在月经期间睡在外面的人处以刑事处罚，但这些规范仍然需要执行。²¹ 力求将月经正常化的月经正义倡导者开展了一些文化活动，如举办红色周期(Red Cycle)——一个由印度南部一名医科学生发起的关于月经的诗歌比赛。²²

获得和享受文化遗产的权利

29. 特别报告员高兴地获悉文化遗产维护者之间开展了国际联络，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宾夕法尼亚文化遗产中心(Penn Cultural Heritage Center)与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内的一线文化遗产维护者合作，支持地方上对遗产进行勇敢保护。帮助处境危险的文化权利维护者是其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包括在他们被迫流亡时保护他们个人的权利，帮助他们重新一起定居，以及让他们能够在流亡期间继续开展文化遗产相关工作。

¹⁷ awaken.com/2012/12/bhikkhuni-dhammananda/; bbc.com/thai/amp/50056107 (in Thai).

¹⁸ 例如，见 Jaweed Kaleem, “Progressive Muslims Launch Gay-Friendly, Women-Led Mosques in Attempt to Reform American Islam”, *Huffpost*, 29 March 2012. 另见 Alison Hird and Grégoire Sauvage, “French Muslim women push for ‘inclusive’ mosque in Paris”, *RFI*, 10 January 2019.

¹⁹ Lenin Patiño, “Inauguran primera edición de los Panamericanos LGBT”, *Milenio*, 26 June 2019.

²⁰ www.radhapaudelfoundation.org/; www.nfcc.org.np/menstrual-health-hygiene-and-rights/.

²¹ Danielle Preiss, “Why it’s hard to ban the menstrual sh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13 May 2019.

²² Jennifer Weiss-Wolf, *Periods Gone Public: Taking a Stand for Menstrual Equity*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7). 另见 Nikita Azad, “‘A young bleeding woman’ pens an open letter to the ‘keepers’ of Sabrimala Temple”, *Youth Ki Awaaz*, 20 November 2015.

30. 一线文化权利维护者力求保护重要的有形和无形遗产，包括在冲突和逃亡的情况下。²³ 例如，叙利亚妇女保存自己文化的方式包括讲故事，以及将年轻一代与作为流离失所者可能不会经历的叙利亚文化联系起来。²⁴ 当特朗普总统 2020 年 1 月表示美国可能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重要文化遗址作为打击目标时，关注遗产保护的个人和组织做出了快速反应，要求澄清对相关国际规范的尊重。²⁵

31. 全球气候遗产网络(Climate Heritage Network)于 2019 年启动，目标是强调气候变化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并动员文化部门采取气候行动。

三. 国际法律框架

A. 文化权利

32. 文化权利维护者努力保护和促进的实质性文化权利，包括所有人不受歧视地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艺术和科学自由，受到国际法许多条款的保障，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款。历任特别报告员曾详细解释过这些规范。²⁶

33. 具体而言，文化权利保护：：(a) 丰富多彩的人类创造力及其发挥、发展和呈现的条件；(b) 身份的自由选择、表达和发展，包括选择不加入特定集体的权利和退出某个集体的权利，以及在平等基础上参加集体的塑造过程的权利；(c) 个人和群体自行选择参加或不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奉行自身文化习俗的权利；(d) 不论群体归属和国界，进行互动和交流的权利；(e) 享受并获得艺术、知识(包括科学知识)、自身和他人文化遗产的权利；以及(f) 参与诠释、阐述和开发文化遗产的权利和参与重塑文化认同的权利(A/HRC/40/53, 第 15 段)。

34.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的关键，反之亦然。人权义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此外，保护和促进文化直接有助于实现许多目标——安全和可持续的城市、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环境、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和平和包容的社会。²⁷ 文化权利维护者捍卫的文化权利也是执行明确提及文化的目标的重要工具，如关于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

²³ 例如，见 Mwatana for Human Rights, “The degradation of history: violations committed by the warring parties against Yemen’s cultural property”。可查阅 mwatana.org/en/the-degradation-of-history-2/。

²⁴ Catherine Cartier, “The storytellers of Syria: displaced women keep tradition and history alive with folktales”, *The New Arab*, 27 June 2018.

²⁵ 例如，见 Helen Stoilas, “Cultural heritage officials condemn Trump’s threats against Iranian sites”, *The Art Newspaper*, 6 January 2020; 及 Jake Johnson, “Iranians flood Twitter with photos of favorite cultural sites as Trump threatens them with destruction”, *Common Dreams*, 5 January 2020.

²⁶ 例如，见 ohchr.org/EN/Issues/CulturalRights/Pages/InternationalStandards.aspx; 及 A/74/255, 第 19-31 段。

²⁷ Jyoti Hosagrahar, “Culture: at the heart of SDGs”, *UNESCO Courier*. Issue April–June, 2017.

然遗产的目标 11 具体目标 4；及要求各国确保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教育、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目标 4 具体目标 7。²⁸

B. 人权维护者

35. 人权维护者国际框架的核心是大会通过的《人权维护者宣言》。该宣言有多种语言版本，最近庆祝其发表 20 周年。

36. 《宣言》阐述了现有权利，使其更容易适用于人权维护者的实际作用和处境。权利维护者得到承认的权利包括：和平会面和集会的权利；受益于有效补救措施的权利；从事人权维护者职业的权利；以和平方式反对国家侵犯人权行为、根据国内法获得有效保护的权利；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开展人权工作的权利；寻求、接收和保存与人权有关的信息的权利；不受阻碍地接触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并与之沟通的权利；及出于保护人权目的征集、接收和利用资源(包括国外资金)的权利。

37. 根据《宣言》，各国的义务包括：保护、促进和落实所有人权；为声称权利受到侵犯的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对指控的侵权行为进行迅速和公正的调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保护每个人不因合法行使《宣言》所述权利遭受暴力、威胁、报复或不利歧视；促进公众对包括文化权利在内的所有人权的理解。

38. 虽然《宣言》本身并不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但作为大会决议获得通过，表明了各国对执行《宣言》的坚定承诺，《宣言》包含了源自《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条约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和权利。此外，理事会一再呼吁全面执行《宣言》，重申每个人都有权单独或与他人一起促进和努力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文化权利。²⁹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人权维护者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声明中指出，委员会认为，凡是威胁或暴力侵害人权维护者的行为，均违反国家争取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权利的义务，因为人权维护者通过自身开展的工作，也会对这些权利的落实做出贡献(E/C.12/2016/2, 第 5 段)。

39.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人权维护者宣言》诠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承认人权维护者是需要国际保护的一类人(A/73/230, 第 49 段)。

40. 一些额外标准对与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重叠的特定类别的人权维护者予以承认和保护。2013 年 12 月，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妇女人权维护者的第 68/181 号决议，其中强调尊重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在内的人权维护者的活动对于全面享有人权至关重要。大会对妇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系统性和结构性歧视和暴力表示特别关切，并呼吁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对她们的保护。大会还呼吁各国恪尽职守，防止侵犯人权维护者的行为，包括采取切实步骤防止对妇女人权维护者的威胁、骚扰和暴力侵害，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确保及时将那些应对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行为者包括在网上实施的侵犯和侵害行为承担责任的人，包括应对性别暴力及威胁妇女人权维护者行为承担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大会强调妇女人权维护

²⁸ 大会第 70/1 号决议，附件。

²⁹ 例如，见理事会第 31/32 号决议。

者需要参与制定与其自身保护相关的有效政策和方案，并鼓励将性别观点纳入人权维护者安全和保护方案。

41. 2016 年，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处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题的人权维护者，不论是个人、群体还是社会机构的第 31/32 号决议，其中确认人权维护者在促进和倡导实现所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的积极、重要和合法作用。理事会重申，迫切需要尊重、保护、促进和便利致力保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人所开展的工作，这是推动实现这些权利的关键要素。理事会痛惜违反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利用政策和法律制约、阻碍和限制人权维护者活动的做法，以及针对人权维护者，包括针对处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题的人权维护者的司法骚扰或骚扰威胁；强调国家有义务防止和制止这类做法。此外，理事会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人权维护者的权利和安全，包括致力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人的权利和安全。

42. 在同一项决议中，理事会强烈谴责因包括人权维护者在内的任何个人宣传人权、包括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相关的人权，而对其进行报复和暴力侵害，并将其作为打击目标、定为罪犯、进行恐吓、任意拘留、施加酷刑、使之失踪或将其杀害。理事会强调，影响人权维护者的法律必须符合国际人权法，并鼓励非国家行为体避免采取有损人权维护者不受阻碍地开展活动之能力的行动，并鼓励领导人表示支持他们的作用。理事会还请秘书长在联合国系统内提请各方注意该决议，并继续列入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维护者受到报复和恐吓的指称案件。

43. 环境人权维护者是理事会第 40/11 号决议的主题。³⁰ 在该决议中，理事会强烈谴责针对这些权利维护者的报复和暴力行为，包括非国家行为者的行为，并鼓励各国在执行相关决议时利用技术援助。环境和文化权利保护工作的交集很多，包括对土著人权维护者而言。

44. 在武装冲突局势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保护人权维护者的人权标准得到《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第 15 条的补充，该条规定，在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人员所负责的文化财产落入对方缔约国手中，这些人员应受到尊重，并被准许履行职责。根据《公约》第 17 条第 2 款(c)项，可用文化财产的独特蓝盾标志作为识别这些人的手段。在许多情况下，受这些条款保护的人也应被视为文化权利维护者。

45. 这一概述强调了保障人权维护者的权利和承认人权维护者，包括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标准。应该毫不拖延地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充分实施这些标准。然而，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关于人权维护者的许多标准，包括相关决议，都没有提及文化、文化权利或文化权利维护者特有的人权工作。此外，许多关于保护文化和文化权利的实质性标准都没有具体提到捍卫这些权利的人。虽然关于人权维护者的一般标准可以而且应该被解释为涵盖这些问题，但以决议或指导原则等形式制定与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有关的更明确的标准将是一个积极的步骤。此外，迫切需要将文化、文化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纳入人权维护者从事的所有工作的主流。

³⁰ 另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促进对环境维护者的更多保护”，政策文件。可查阅 unep.org。

C. 落实机制

46. 2019 年是联合国文化权利任务创建十周年(A/HRC/40/53)。在整个任务期内，任务负责人在专题报告和国别报告中，以及在关于所有区域案件的函件³¹和公开声明³²中，提出了与文化权利维护者有关的问题和案件。现任特别报告员努力确保联合国系统听取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意见，包括为此举办了会外活动和专家会议，但在开展这些工作时有时面临财政和后勤挑战，包括难以获得签证。特别报告员还感到遗憾的是，据报道，她在执行任务期间会见的一些文化权利维护者遭到报复，或者害怕与她公开会面。

47. 为支持《人权维护者宣言》的执行，2000 年创建了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这一任务(作为一项特别程序)。³³ 特别报告员提交了许多报告，提供了有助于保护和支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具和建议，侧重点包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工作的人权维护者(A/HRC/4/37)、非国家行为者的侵权行为(A/65/223)、安全和有利的环境(A/HRC/25/55)和有罪不罚现象(A/74/159)等。

48.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和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都有来文程序，根据这些程序，可以向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秘密提出指称的侵权案件，案件随后连同任何答复一起公布。³⁴ 迄今为止，文化权利和人权维护者任务负责人已经就 15 个国家和几乎每个区域的案件发出了大约 25 份联合来文，这些来文有时涉及其他特别程序。有 13 个案件收到了答复。这些案件涵盖与文化权利维护者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从致力于保护文化多样性、艺术自由、文化间对话、土著人民的文化权利和因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面临歧视的人的权利，到对女性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攻击等。应向两位特别报告员提交更多关于侵犯文化权利维护者权利的案件。

49. 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于 2018 年编写了一份关于土著人权维护者受到袭击和被定罪的报告(A/HRC/39/17)。报告员在该报告中指出，对土著人民产生影响的入刑和暴力的原因和影响，必须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国际与区域人权文书等具体框架内理解和处理。报告还指出，这些国际法律渊源承认土著人民对传统土地、领地和自然资源、自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土著人民的文化权利与土地权利密切相关，因此捍卫这些权利的工作也往往密切相关。

³¹ 例如，UA BGD1/2019 号来文，2019 年 5 月 29 日，可查阅 <http://bit.ly/2Ryo53q>；OL CUB 2/2019 号来文，2019 年 6 月 12 日，可查阅 <http://bit.ly/2YvvqCl>；UA SDN 2/2017 号来文，2017 年 3 月 30 日，可查阅 <http://bit.ly/2LE4JGb>；AL RUS 8/2017 号来文，2017 年 10 月 17 日，可查阅 <http://bit.ly/2t3qb1b>；UA TUR 12/2017 号来文，2017 年 11 月 2 日，可查阅 <http://bit.ly/2RA5Z12>；UA USA 14/2016 号来文，2016 年 11 月 11 日，可查阅 <http://bit.ly/2DXADcy>；AL IND 15/2015 号来文，2015 年 12 月 10 日，可查阅 <http://bit.ly/2sdQMrW>。联合国必须作出更多努力宣传这些来文，让来文更易找到。

³² 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NewsSearch.aspx?MID=SR_Cultural_Rights.

³³ ohchr.org/EN/Issues/SRHRDefenders/Pages/SRHRDefendersIndex.aspx.

³⁴ www.ohchr.org/EN/HRBodies/SP/Pages/Communications.aspx.

四. 风险和挑战

50. 前人权维护者特别报告员指出，从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往往很难让人们接受其工作为人权工作。因此，他们难以吸引资金，媒体缺乏对侵犯其权利行为的报道，对他们的侵权行为缺乏关注，在为他们寻求国内或国际补救措施方面犹豫不决。存在一种误解，即认为从事维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维权者不是“真正的”人权维护者(A/HRC/4/37)。文化权利维护者及其工作往往比从事经济和社会权利工作的人受到的关注更少，甚至包括来自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关注。这种缺乏可见性带来了许多挑战，并加大了风险。面临侵权行为的文化权利维护者向特别报告员强调，如果他们的案件和工作受到国际关注，他们会感到更安全。2015年，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将那些致力于捍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人确定为处境最危险的维权者群体之一(A/68/262, 第15、24、40和53-55段)。

51. 许多人权维护者因其工作而面临压力，并冒着巨大风险开展工作。然而，文化权利维护者可能面临具体的困难和挑战，针对他们的暴力和镇压存在特定根源，他们可能遭受某些特定类型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许多侵权行为的数量正在上升)。³⁵ 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52. 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经常涉及被视为敏感的问题，这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迫害。作家和艺术家之所以成为目标，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解放人类想象力的天赋，表达思想、观点、辩论和批评，并将其传播给广大受众。³⁶ 当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或宗教观点或象征被专制政府、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以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用作统治或歧视的工具时，文化权利维护者可能被视为挑战这类文化、论点或象征。在关于艺术表达和创作自由权的报告中，任务负责人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艺术自由的限制反映了促进一种世界观或话语权，同时阻止所有其他世界观和话语权的愿望(A/HRC/23/34, 第36和89(d)段)。被视为具有挑战性的文化或宗教观点或象征可能会引起当局和其他行为者强烈的情感反应。同样，当文化权利维护者挑战关于性和生殖的文化规范或态度，或挑战狭隘的“家庭”或“传统”概念时，他们及其工作受到各种形式的监管。³⁷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对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威胁和暴力，并可能导致他们被排斥，被称为其自身文化、宗教或民族或族裔群体之外的人或敌人，如被称为“他者”、“异类”或“外人”。这种描述可能会对维护权利者及其家人和同事造成情感上的毁灭性打击，还会助长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

53. 文化权利维护者可能会经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即他们所捍卫的权利被他人用于破坏这些权利。例如，文化、文化多样性或文化权利可能遭到违反国际标准的滥用，寻求为侵权行为辩护，阻碍那些恰恰主张妇女或少数群体文化权利的人的活动，或削弱那些因种姓或因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遭到排斥或面临歧视的人

³⁵ 例如，见 Freemuse, *The State of Artistic Freedom 2019: Whose Narratives Count?* (2019)。

³⁶ www.icorn.org/about-icorn。

³⁷ 联合国，“妇女人权维护者受到袭击的事件增多，需要更多支持”，2018年11月28日；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妇女人权维护者”，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系列资料，概况介绍。

的权利，然后以尊重文化多样性或文化为名，声称在行使文化权利方面的歧视是合理的。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见 A/73/227)。

54. 以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借口为由侵犯人权的做法激增，此外，为剥夺权利而操纵文化的做法，有时甚至出现在理事会的辩论中，³⁸ 这些行为对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包括貌似为侵权行为辩护，增加有罪不罚的可能性，引导公众对这种侵犯行为的看法，从而更不容易质疑这些行为；也包括使其他一些人权维护者对所有的文化权保持警惕(A/HRC/40/53, 第 4 段)。与此同时，那些试图将单一身份和生存方式强加于人的人、那些鼓吹各种优越形式和歧视的人，也导致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近年来受到威胁。

55. 文化、文化遗产、历史和身份的特定方面可能对文化权利维护者或他们力求保护和捍卫的东西至关重要，消除这些特定方面对这些维护权利者及其工作构成了特别的风险。例如，许多国家将性取向定为犯罪，使得与“同性恋”相关的文化和艺术表达变得不可见，结果导致文化内容本身受到压制，创造或捍卫这类文化内容的人受到管制。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贡献、遗产和历史被有意掩盖，以及频繁从某些多数派的角度叙述历史，导致力图保护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痕迹的人面临困难和危险。³⁹

56. 针对移民、少数群体、非宗教人士、难民、土著人民、妇女和其他人的排斥言论，有时甚至是由世界领导人发表的言论，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言论(特别报告员自上任以来就对此表示关切)，加剧了那些力图根据国际准则捍卫这些人的文化权利及文化多样性的人所面临的问题(A/HRC/31/59, 第 19 段)。对我们人类同胞的“排斥”、与强调包容的文化权利及《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平等与尊严的承诺背道而驰，成为日益严重的威胁，导致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更加令人担忧，“人类家庭”结构本身遭到分裂。

57. 文化权利维护者还面临一系列其他特殊挑战。许多人权组成机构没有将文化权利和文化部门纳入其工作，而许多文化行为者也忽视将人权和文化权利问题纳入其工作。这往往会留下保护方面的空白，特别是在某些领域。例如，许多文化权利行为者没有将性别观点纳入其工作，而许多妇女权利倡导者没有考虑文化权利问题(A/HRC/40/53, 第 61 段)。此外，文化权利维护者经常遇到不承认他们的工作是人权工作的情况，并且经常缺乏这方面的数据或信息收集工作。

58. 享受文化权利和文化表达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对文化权利至关重要的公共空间正在被私有化，无法完全进入(A/74/255)。文化和文化空间的日益同质化和商品化通常代表一系列额外的障碍。文化缺乏足够的资金，以及文化被误解为奢侈品，增加了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的难度，也影响了他们自己的经济权利。

59. 审查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例如，尽管特别报告员向 2019 年“妇女、葡萄酒和词语节”致敬，但她感到遗憾的是，据报道，节日的组织者被要求在举办节日之前提交剧本和电影供官方审查。

³⁸ 例如，见 Elizabeth O'Casey, "'Cultural practices and religious specificities' and the shame of some States at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Humanist International*, blog post, 7 July 2015.

³⁹ 例如，见 A/71/317, 第 38 段，及 A/68/296, 第 31 段。

60. 性别歧视在文化部门和文化机构中持续存在。这仍然是妇女文化权利维护者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因为性别和文化的复杂关系，导致她们面临特殊的风险和挑战。⁴⁰

61. 特别报告员遗憾地获悉，一些系统性地提出残疾人在文化机构中受到歧视等问题的人——即使是在对残疾人权利做出法律承诺的国家，如美国——发现这样做会危及他们的工作。这是不能接受的。解决艺术和文化的可及性以及文化部门的歧视问题是文化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的文化机构没有履行其职责。

62. 正如负责人权维护者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指出，规范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家法律框架通常很薄弱。具体而言，文化权利维护者经常缺乏补救机制，无法确保文化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并可由法院审理相关案件(A/HRC/4/37, 第 80 和 81 段)。

63. 具体而言，国家和/或非国家行为者对文化权利的普遍压制可能会导致挑战，这类压制包括：对表达施加过度限制性规定；破坏对所有人享有文化权利至关重要的政教分离；⁴¹ 故意毁坏文化遗产；或者强行抹去文化身份等。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它们试图消除多样性和异议的方式，对妇女、少数群体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文化权利有着特别的影响(A/HRC/40/53, 第 29 段)，对非宗教人士也是如此。针对文化部门和文化空间的恐怖主义和滥用反恐立法都构成重大威胁。⁴²

64. 文化权利维护者可能因为捍卫文化权利的工作受到报复，被禁止继续他们的文化工作，他们的工作也可能遭到攻击或破坏。禁止展示个人的作品或表演，以及禁止他们进入文化空间展示作品或表演，有时被用作报复手段。例如，2017 年，立陶宛作家 Ruta Vanagaite 的出版社终止了与她的关系，取消了对她的剩余书籍的发行，并威胁要销毁这些书籍，因为她批评了一个被广泛视为英雄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Vanagaite 女士在 2016 年出版的最新著作 *Mūsiškiai* (《我们的人民》) 中谈到了一些敏感的历史问题，该书讨论了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迫害立陶宛犹太人的事件。⁴³ 2018 年，莫斯科一个年轻的实验性电子乐队 IC3PEAK 在俄罗斯联邦不同城市的许多音乐会取消或中断，因为市政府、消防员和警察等采取了行动。该团体的歌曲触及抗议和任意逮捕等话题。⁴⁴

⁴⁰ 例如，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074&LangID=E。

⁴¹ A/72/155, 第 11 段；A/HRC/34/56, 第 38 和 97 (p) 段。

⁴² Freemuse, *The State of Artistic Freedom 2019: Whose Narratives Count?* (2019).

⁴³ PEN America, “Lithuanian writer Ruta Vanagaite’s publisher set to pulp more than 27,000 of her books”, press release, 5 December 2017.

⁴⁴ Meduza, “‘No reactive measures were taken’: Russian prosecutors blame mass cancellations of pop and rap concerts on concert organizers themselves”, 8 April 2019.

65. 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威胁是如今对文化、文化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的最大威胁之一(A/HRC/40/53)。气候变化不仅威胁到许多人身体的生存，也威胁到文化生存。因此，这一专题将是特别报告员 2020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的主题。对文化和文化权利的影响、文化、文化遗产和传统知识的重要性，⁴⁵ 以及文化权利维护者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复原力方面的作用往往受到极大弱化或忽视。

66. 与其他人权维护者一样，文化权利维护者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因所处情况而异，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能够正常工作和运作；在国内，但面临来自国家和/或非国家行为者的风险或迫害；逃离迫害和正在逃亡；正在寻求庇护；或正在流亡，包括拥有难民身份。此外，风险的性质也可能受到镇压、紧急情况、暴力、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影响。文化权利维护者面临的风险因背景而异，也可能受到其少数或多数地位、性别或阶级背景以及身份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各国、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必须评估每种情况下的可能性和风险，并制定有效和适当的应对机制。

67. 文化权利维护者在某些情况下面临与其他人权维护者类似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可能包括污名化；歧视；欺凌；失业；威胁；暴力行为；同事和家庭受到威胁和暴力；任意逮捕和拘留；不公平的审判；虚假的法庭案件，包括诽谤案件；酷刑或虐待；性暴力；体罚；强迫失踪；及即决处决、任意处决或法外处决等。这些侵权行为可能由国家和/或非国家行为者实施。当文化权利维护者被迫逃离，他们可能会在流亡期间面临来自原籍国和接受国行为者的进一步虐待。在许多情况下，所有此类侵权行为不受惩罚的情况十分普遍。

68. 新出现的对数字安全的担忧，包括在线骚扰、监视和压制也与此主题相关。还必须在网上确保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权利。

69. 有几个实例可说明文化权利维护者受到的一些影响。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 Masih Alinejad 由于从事记者工作流亡国外，她找到了捍卫妇女文化权利的创造性方法。她发起了一场名为“我的隐形自由”的宣传，在这场宣传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妇女与她分享没有佩戴强制性头巾的照片。头巾是强加于妇女的，不佩戴者受到重罚威胁；⁴⁶ 因此，她们不认为戴头巾是一种文化表达，而是一种由官方强加的意识形态的表达(A/72/155, 第 73-80 段)。视频和图像在互联网上分发，让妇女有机会表达她们对文化权利的关切和她们的不满。与 Alinejad 女士接触现在被视为犯罪行为，德黑兰革命法院院长在 2019 年 7 月宣布，任何向她发送此类视频的人都可能面临 10 年的刑期。⁴⁷ 后来有多名妇女因摘掉头巾而被判长期徒刑。Alinejad 女士的兄弟也遭到逮捕，作为对她的惩罚。⁴⁸

⁴⁵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The Future of Our Past: Engaging Cultural Heritage in Climate Action* (Paris, 2019)。

⁴⁶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伊朗：释放因反对强制佩戴面纱示威而入狱的妇女，联合国专家说”，新闻稿，2019 年 8 月 16 日。

⁴⁷ www.isna.ir/news/98050703481 (in Farsi)。

⁴⁸ 大赦国际：“Iran: family of women’s rights activist arrested in despicable attempt to intimidate her into silence”, 25 September 2019。

70. 在世界各地，许多文化权利维护者遭到任意拘留。⁴⁹ 例如，获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伊拉姆·托赫蒂(Ilham Tohti)正在中国服无期徒刑，他曾经经营一个网站，“为维吾尔人和汉族人提供一个讨论和交流的平台”，并提供一个讨论维吾尔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论坛。⁵⁰ 所有这些案件都令特别报告员严重关切，她呼吁立即释放因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而被拘留的任何人。

71. 其他人权维护者捍卫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取得积极成果。特别报告员对博客作者 Cheick Mohamed Mkhaitir⁵¹ 于 2019 年获释表示欣慰。Mkhaitir 先生曾发起宣传，反对毛里塔尼亚利用宗教理由进行种姓歧视，并因亵渎神明而被判处死刑。他在监狱服刑五年多，是文化权利任务和其他特别程序许多来文和声明的主题。Mkhaitir 先生强调代表他的国内和国际律师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这样做有很大风险。他还建议，在像他这样的案件中，联合国系统必须公开和迅速地发表意见，以获得正义和消除孤立。他的案件的结果提醒人们，国家和国际人权维护者，包括文化权利维护者、联合国系统、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协同努力可以产生积极的结果。Mkhaitir 先生体现了文化权利维护者的韧性和鼓舞人心的承诺，尽管他现在被迫流亡，仍然受到威胁，但他决心继续关于文化权利和其他人权的工作。

五.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72. 我们对文化权利维护者为捍卫人权和确保我们这个世界的美丽、色彩、尊严、表达、庆祝、思想、意义和记忆所做的工作深表感谢；因为他们通过争取文化权利，促使我们思考和反思。2019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当宵禁笼罩圣地亚哥市时，歌剧演员 Ayleen Jovita Romero 在自己的窗前为邻居演唱，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抗议。⁵² 她演唱了 *El Derecho de Vivir en Paz* (“和平生活的权利”)，这首歌是歌手 Victor Jara 在 1973 年军事政变后被谋杀前创作的。面对侵犯人权和冲突，文化权利维护者促进获得文化和采取创造性对策，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给其他人带来希望。

73. 我们应该记住所有为捍卫文化权利而死去的人。然而，让我们不要等到哀悼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死亡时才决定如何为他们提供支持。让我们支持和保护那些继续工作的人，以此纪念那些倒下的人。

⁴⁹ Freemuse documented 157 cases of artists being detained in 2018. Freemuse, *The State of Artistic Freedom 2019: Whose Narratives Count?* (2019).

⁵⁰ 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3/2014 号来文(中国)，2014 年 2 月 6 日；及人权观察，“Timeline of Ilham Tohti’s case”，15 September 2014。

⁵¹ www.ohchr.org/FR/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705&LangID=F.

⁵² *20 Minutos*, “Una soprano canta a viva voz como protesta contra el toque de queda en Chile y desata una ovación en el barrio”, 8 November 2019.

74.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和普及文化权利维护者开展的工作，他们是根据国际标准捍卫文化权利的人权维护者，还必须承认和普及他们为确保所有人不受歧视地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包括为获得和享有文化遗产以及艺术和科学自由的权利作出的所有贡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承认文化和文化权利的内在重要性，并根据国际标准努力捍卫它们，承认它们在落实其他人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以符合人权的方式有效应对气候紧急情况方面的核心作用。

75. 这种努力还必须包括全面执行关于保护文化权利的标准和关于人权维护者的相关国际标准，包括完全适用于文化权利维护者的《人权维护者宣言》，以及根据这些标准执行国家法律。此外，这些努力要求充分认识到文化权利维护者面临的具体风险和挑战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特殊需求；与文化权利维护者充分协商并让他们参与制定有益于他们的方案；采纳性别和残疾观点，普遍反映文化权利维护者多样化生态系统需求的包容性观点；以及迅速落实包括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在内的所有相关联合国机制的建议。

76. 文化权利是无法自己实现的。当今充满忧虑的世界迫切需要文化权利维护者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的工作，也需要我们集体支持他们开展这些工作。

B. 建议

77. 各国应当：

(a) 根据国际标准，不加歧视地尊重、保护、确保和实现所有人的文化权利；

(b) 尊重并确保所有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权利；

(c) 充分执行《人权维护者宣言》和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包括大会关于保护妇女人权维护者的第 68/181 号决议；

(d) 提高对《人权维护者宣言》的认识，包括将其翻译成地方语言并以无障碍格式提供；

(e) 确保所有与人权维护者，包括与文化权利维护者有关的国家立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毫不拖延地废除或改革任何不符合国际标准或妨碍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或使他们面临风险的立法，例如将性取向定为犯罪、亵渎法或歧视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法律；

(f) 采取基于文化权利的文化政策，纳入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和对他们的保护，包括应对侵权行为的战略和机制，并修订现有的文化政策，以确保充分涵盖这些问题；

(g) 尊重文化部门和文化机构及其主管和工作人员的自主权；

(h) 确保所有文化部门拥有充足资金，参照教科文组织建议的文化支出至少为 1% 的标准；确保为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

(i) 根据国际标准，查明并消除文化权利维护者在为其工作获得充足资金，包括获得外国资金方面的任何障碍；

(j) 与民间社会、国家人权机构、文化权利维护者和专家一道，对享有文化权利的状况和文化权利维护者自由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行国家评估，找出障碍并提出必要的补救措施建议；

(k) 系统地审查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所有文化权利方面的建议，以及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和条约机构提出的与包括文化权利维护者在内的人权维护者有关的其他相关建议，并确保这些建议得到落实；

(l) 对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的所有关于文化权利维护者的信函作出适当回应；审查所有提出的案件，如果发现侵权行为，立即提供补救措施；

(m) 开展对文化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维护者在落实这些权利方面工作的重要性 and 积极性质的提高认识活动；

(n) 承认并支持以文化和创造性表达方式表达不同意见的积极作用，并确保文化不同意见者受到保护，不被描绘为社会或文化异类；

(o) 表示支持文化权利维护者及其工作，并鼓励非国家行为者这样做；

(p) 立即释放所有因其文化权利工作而被任意拘留的文化权利维护者，停止对文化权利维护者根据国际规范开展的工作的法律诉讼，确保保护和支持所有因其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而面临威胁、虐待、胁迫和污名化的人，调查所有报复和侵犯文化权利维护者权利的案件，并确保根据国际法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q) 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以及在文化权利维护者面临更大风险时，为他们建立更好的保护机制，包括制定紧急行动计划；

(r) 确保监测人权维护者状况的任何外交方案纳入面临风险的文化权利维护者、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

(s) 向面临风险的文化权利维护者提供庇护，确保他们能够继续工作，并在流亡期间享有人权；

(t) 纪念牺牲的文化权利维护者。

78. 各国、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应当：

(a) 确保将文化权利维护者纳入所有人权维护者方案和措施；

(b) 将文化权利维护者的特殊需要和挑战以及性别和残疾观点充分纳入为人权维护者创造安全和有利环境的整体努力；

(c) 提升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形象，使这一概念和这些维护者的工作更具可见性；

(d) 提高对文化、文化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的内在重要性及其对实现其他人权的作用的认识，包括为此开展人权教育；

(e) 就为支持和保护不同文化权利维护者而制定的所有方案与他们充分协商；

(f) 确保强调侵犯人权行为和相关人权维护者工作的文化权利层面，并对关于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数据进行分类，以评估具体挑战；

(g) 向包括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在内的文化权利维护者提供关于其权利和保护措施的信息；

(h) 促进文化领域的无障碍和不歧视；

(i) 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和对他们的保护；

(j) 确保北京+25 进程和正在进行的《北京行动纲要》执行工作充分考虑妇女文化权利维护者和妇女参与文化生活的平等权利，同时考虑文化权利任务负责人的工作；

(k) 承认、研究和宣传文化、文化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者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大贡献，⁵³ 并让文化权利维护者参与与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的政策进程；

(l) 承认文化权利维护者，包括妇女文化权利维护者和土著人权维护者将在与气候政策相关的所有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79. 联合国应当：

(a) 确保所有人权机构和机制，包括负责保护文化、文化权利和人权维护者的机构和机制充分讨论与文化权利维护者状况相关的关切问题，并将其作为工作重点，承认其工作的文化权利层面；

(b) 定期邀请文化权利维护者，特别是那些面临风险的人在联合国场所发言、进行展览和表演，并在互联网和媒体上展示他们的工作和案例。

80. 教科文组织应考虑：

(a) 制定一套保护和支​​持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具体工作，包括宣传他们的工作；

(b) 如监测对记者的袭击和采取保护记者安全的行动那样，参与全球加强对艺术家、文化工作者、文化遗产维护者和所有文化权利维护者遭袭击事件的监测；

(c) 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通过一项关于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安全和为其提供支持的决定；

(d) 为执行这些建议分配必要的资源。

81. 国家人权机构应当：

(a) 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国家人权机构在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作用的第 10 号一般性意见(1998 年)，发展处理侵犯文化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者权利的能力；

(b) 宣传文化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者工作的重要性；

(c) 为面临风险的文化权利维护者创建热线或其他独立的预警系统。

⁵³ en.unesco.org/courier/april-june-2017/culture-heart-sdgs.

82. 民间社会应当：

(a) 向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其他相关的联合国和区域机构、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和条约机构，包括向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提交更多关于文化权利落实情况和文化权利维护者案件的非正式报告；

(b) 为文化部门编写关于保护文化权利维护者的教育材料和举办活动，并提高其他人权维护者对文化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者的认识；

(c) 努力确保向因工作而受到法律诉讼的文化权利维护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d) 努力增加和支持文化工作者，包括艺术家和人权维护者之间以及文化权利维护者和其他人权维护者之间开展联络。

83. 文化机构应当：

(a) 参与关于文化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维护者和文化部门的概念和保护的能力建设；

(b) 确保对其专题事项采取基于文化权利的方法，包括采取不歧视、无障碍、协商和参与等原则；

(c) 尊重在体制内捍卫文化权利的工作人员的权利；

(d) 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支持面临风险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权利维护者；

(e) 尽可能为面临风险的文化权利维护者提供直接支持，包括提供研究金和居留等方案；

(f) 发展在国际和地方层面应对文化权利维护者面临的威胁的能力，包括与受影响的文化权利维护者协商制定紧急行动计划，并考虑紧急情况下获得签证等问题；

(g) 通过奖励和出版物等机制提高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形象；

(h) 每当文化机构受到威胁，当文化权利维护者的人权受到侵犯时，单独或集体地大声疾呼并作出回应，承认捍卫文化权利对于在各地享有文化至关重要，可以成为文化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

84. 资助者应当：

(a) 确保文化权利维护者有资格获得人权维护者可获得的任何资助方案，并确保他们在接受资金方面有足够的代表性；

(b) 考虑支持文化权利维护者长期工作和照顾的系统性干预措施。

85. 文化权利维护者应当：

(a) 探索跨区域和跨部门全面开展合作的进一步途径，将参与文化生活权、文化遗产相关权利、语言权利、艺术和科学自由以及不同群体文化权利等许多方面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

(b) 考虑分发、翻译和普及，包括通过文化表现形式分发、翻译和普及本报告以及文化权利任务负责人的其他报告；

(c) 考虑如何提高对文化权利维护者概念以及保护其权利和支持其工作的必要性的认识；

(d) 进一步考虑建立一个文化权利国际联盟，包括在联合国建立这一联盟，以确保全球都可听到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声音。⁵⁴

⁵⁴ A/HRC/40/53, 第 45 段。